

資治通鑑補正

寶笈通鑑補正

資治通鑑補正卷第七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行補正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六十九起延熙十九年盡景耀四年凡六年

後皇帝下之中

丙延熙十九年魏甘露元年春正月姜維進位大將軍二月丙辰魏主髦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諸儒論夏少康漢

高祖優劣以少康為優帝謂少康生于滅亡之後降為諸侯之隸能布其德而北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宏仁豈濟世勲漢祖因土崩之勢救一時之權尊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

靜多違聖檢為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囚繫賢相為人父則不能魏少府丞管輅卒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

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未必能復大禹之績魏少府丞管輅卒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

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夜不肯寐父母禁之而不止

嘗云家雞野鵲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鄰兒共戲輒畫地作天文父為琅邪即邱長輅年十五來至管舍始讀詩論語

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費上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請與相見大會賓客百餘人皆

能言之士也輅謂子春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清酒三升何如

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使獨飲之輅飲盡問子春曰今欲與輅為對者府君邪四坐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

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寒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曰此

最難者而卿以為易耶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絕流範音怡枝葉橫生少引聖藉多發天然子春及眾互

相攻擊論難鋒起而輅人人對答言皆有餘子春語眾人曰此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犬子游獵之賦子犬

司馬相如小名何其磊落雄壯也於是發聲徐州號為神童利漕民郭思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就思讀易數十日中意便

開發言難踰師又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卧語恩曰君但相語墟落處所耳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恩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恩每聽輅語未嘗不推案慷慨曰聞君至論忘我篤疾明闇之不相逮何其遠也性通鳥語勃海劉長仁問其說輅答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沈浮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鷁並退伯姬將焚鳥唱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鳥夾日殃在荆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也至於分著布卦精義入神當路逢一小人失妻輅為筮之豚人牽與共聞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其退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輅史出一人患數失火令輅筮之輅教使明晨於南陌上同當有一角中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為設賓主此能消之即從輅戒果得諸生諸生有急求去不聽強留之宿生大不安疑為圖己中夜生乃把刀出門倚積薪而隱炊有一小物直來過前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怖舉刀斫之正斷其要視之乃狐也火患遂絕其巧中多類此其弟辰嘗欲學其術輅言卿不可教耳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觀其道孝經詩論足為三公無用知此也石苞嘗問輅曰聞君鄉里翟文耀能隱形其事信乎輅曰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嶽可藏河海可逃况以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永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為難苞曰君何以不隱輅曰夫凌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溼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義見數不足以為異知術不足以為奇夙夜研幾孳孳溫故而索隱行怪未暇斯務也輅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己不讎愛己不褻每欲以德報怨常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為務也自言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河之流為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

季主者司馬季主也以下筮為業當與宋忠賈誼論道事見史記日者傳漁父隱士也見屈原傳

諸葛原亦好卜筮數

與輅談論深服其微妙後與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溫克然不可保身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弟辰嘗謂之曰大將軍司馬公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閒不見女嫁男昏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耳辰問其故輅曰吾願上無生骨

眼中無字精鼻無染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任此皆不壽之驗也至是而卒年果四十八 夏四月魏主髦賜

大將軍昭褒覽之服赤寫副馬 丙辰魏主髦幸太學與諸儒論書易及禮諸儒莫能及時帝與博士溫子俊論易魏

主嘗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特加禮異謂秀為儒林文

人沈為文籍先生魏主性急請召欲速以望職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五人 望為中護軍其職在外追鋒車施通轡之

車去小平蓋加通轡如轎車駕二馬追鋒之名取其迅速也施于戎陣之間是為傳來 每有集會輒奔馳而至秀潛之子也 裴潛事武帝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

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其盛秀年十歲有詣徽者必過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為之

起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為小兒故也宣氏知之乃止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襲有裴秀 六月丙午魏改元甘露蓋

甘露降而姜維在鍾提魏人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艾曰洮西之敗見上年 非小失也士卒凋殘倉

廩空虛百姓流離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而作五兵孔穎達曰步卒

之五兵謂弓矢一投二矛三戈四戟五也鄧司農所謂戈矛戟 我將易兵新器械未復二也 將易艾自謂初代王經也

舊牙夷矛車之五兵也 屏堅也古以屏兒為甲故謂堅為屏 言蜀船自涪成白水可以上沮水由沮水入武都下辨自此而西北水路漸

差耳 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 峻隘小舟由可入也魏軍度龍而西皆陸行存疑陸軍二字以文義求之當

是運字然魏志又傳亦 狄道龍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從南安龍西因食差穀若趣祁山熟

麥千頃為之外倉賊有點計其來必矣秋七月姜維復率眾出祁山間鄧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 水經注董亭

南谷水歷其下 艾據武城山以拒之 水經注渭水過獬道南獬道南安即治也又東逕武城 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

東北注于渭 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 水經注上邽之南有段谷水水出西南馬門溪 大破之魏以艾為鎮西將軍都督

隴右諸軍事維與征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期不至故敗士卒星散死者甚眾蜀人由是怨維維上書謝求自

貶黜乃以衛將軍行大將軍事 八月庚午魏詔司馬昭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為太傅

九月魏以司徒高柔為太尉 文欽說吳人以代魏之利孫峻使欽與驃騎將軍呂據及車騎將軍劉纂鎮南將軍朱

吳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

江都縣屬廣陵郡此自以圖青徐

魏青州統濟南樂安城陽東萊徐州統下邳彭城

曰青州蓋取土居少陽其色為青徐

州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邱以立名 峻饒之於石頭忽然心痛而歸夢為諸葛恪所擊恐懼不能起乃以後事付從

父弟偏將軍緄丁亥峻卒吳人以緄為侍中武衛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召呂據等還己丑吳大司馬呂岱卒年九

十六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襜釋名巾謹也二十成人冠庶人巾言當自謹與共言論

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

也徐原字德淵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徐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間過談者美之吳呂據聞孫緄代孫峻輔

政大怒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為丞相緄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緄冬十

月緄遣從兄憲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勅文欽劉纂唐咨等共擊取據又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胤胤

宜速去意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楊崇蓋胤帳下典軍告以緄為亂迫融等使為書難緄緄不

聽表言胤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攻圍胤胤又劫融等使詐為詔發兵融等皆不從胤皆殺之或勸胤引兵

至蒼龍門蒼龍門吳建業宮之東門也將士見公出必委緄就公委棄也時夜已半胤侍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

兵已在近道故皆為胤盡死無離散者胤顏色不變談笑如常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緄兵大會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

夷胤三族己酉大赦改元太平或勸呂據奔魏者據曰吾恥為叛臣遂自殺據父範佐孫策以造吳故魏以司空鄭

冲為司徒左僕射盧毓為司空晉志曰尚書僕射漢本置一人至漢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節為尚書左右僕射

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為省主右為省主若毓固讓驃騎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琅邪王祥詔不許祥性至孝經

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省事母朱氏不惡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思生魚時天寒

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母

兩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植楚棧輒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往

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超而共之母患之為之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舉

而不與母遽奪反之自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覽致斃遂止漢末遭亂祥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毀

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委以州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徐州之地東海沂故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十一月吳孫綝遣大將軍綝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峻從弟憲嘗與誅諸葛恪峻厚遇之

官至石將軍無難督平九官事九官即綝遇憲薄於峻時憲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綝事泄綝殺惇憲服藥死魏蘭陵

景侯王肅卒肅字子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其父朗先有易傳肅更為撰

定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劉實以肅為人有三反方於事上而好下位已一

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三反也 大赦 立皇子璿為新平王

丁延熙二十年魏甘露二年吳太平二年春三月魏大梁成侯盧毓卒 夏四月吳主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孫綝奏多見難

問又科兵子弟十八已下十五以上三千餘人或曰科當作料量度也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將之日於苑

中教習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又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特制謂特出上意今大

將軍問事問事猶言奏事不言奏者自卑挹之意但令我書可邪當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中藏中藏府也掌幣帛金銀諸貨物密達也密中有鼠矢召

問藏吏藏吏叩頭吳主曰黃門從爾求密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吳主令破鼠矢矢中燥因大笑謂左右曰

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燥此必黃門所為也詰之果服左右莫不驚悚 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素與

夏侯元鄧鴟等友善元等死王凌母耶儉相繼誅滅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藏振施曲舍有罪以收眾心畜養揚州輕俠

數千人以為死士因吳人欲向徐暘徐暘即徐塘在東關之東請十萬眾以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吳寇司馬昭初秉政長史

賈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征魏置征東將軍屯淮南征南將軍屯襄陽以備吳征西將軍屯關中且觀其志

昭遣充至淮南充見誕論說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為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充父達先為豫州而卒故稱之

資公通鑑補正 卷三十三 漢紀六十九 三

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諸葛誕再在揚州既先督揚州東關之

既死復得士眾心今名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昭從之甲子召以誕為司空召赴京

師誕得詔書愈恐謂人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今便為司空文舒王昶字也且不遣使者而令健步齎書使以兵付樂綝

此必綝所為乃遂殺綝時綝為揚州刺史與誕同治壽春魏四征之飲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魏郡縣皆置屯

田凡屯田口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為開門自守之計遣長史吳綱將少子觀至吳稱臣請救并

悉官兵也請以牙門子弟為質吳滕胤呂據之妻皆夏口督孫壹之妹也壹孫與六月孫綝使鎮南將軍朱異自虎林將兵襲

壹異至武昌壹將部曲奔魏魏已魏拜壹車騎將軍交州牧封吳侯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袞冕赤舄事從豐厚魏司

馬昭奉魏主髦及太后討諸葛誕昭若自行恐後有挾兩宮為變者故奉之以討誕吳綱至吳吳人大喜使將軍全懌全端唐咨王祚將三萬

眾與文欽同救誕以誕為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封壽春侯懌琮之子端其從子也六月甲子魏師次

項司馬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邲頭是役也司馬昭改邲頭曰武邲以鎮南將軍王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楊豫諸軍

事與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春基始至圍城未合文欽全懌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眾突入城壽春城外他無

公山昭敕基飲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吳朱異率三萬人進屯安豐為文欽外勢安豐縣漢屬廬江郡魏分屬安豐詔

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同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

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捐諸軍泣據深溝高

壘眾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報基馳行其策時帝在軍故諸軍節度皆稟詔指而裁其可否者實司馬昭也於是基等四面合圍表裏再

重壘壘甚峻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司馬昭又使奮武將軍監青州諸軍事石苞督兗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

質陶銳卒為游軍以備外寇泰擊破朱異於陽淵水經注決水出廬江寧縣北過安豐縣東又北石會陽泉水水西

朱異走泰追之殺傷二千人秋七月吳大將軍孫資大將軍孫資出屯延熙遣朱異討將軍

漿水經注句破清水東還黎漿亭南石苞州泰又擊破之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異將餘兵

食葛葉走歸孫綝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命綝怒九月己巳綝斬異於鎧里補註異朱桓之子也少與

父驃騎將軍朱據據素聞三人名欲試之告曰老鄒相聞饑渴甚矣夫驃裏以迅騾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我

各賦一物然後乃坐繼乃賦犬曰守則有成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簞為夏施指讓而坐

君子攸宜吳賦弩曰南嶽之餘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獲高城三人各隨目所見而賦之皆先成而後辛未引兵還建

坐據大悅後拜騎都尉代桓領兵累遷鎮南將軍假節為大都督至是為繼所害司馬昭曰異不得至壽春而吳人殺

業綝既不能拔出諸葛誕而喪敗士眾自戮名將由是吳人莫不怨之孫繼張本

之非其罪也欲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今當堅圍備其越逸而多方以誤之乃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大

軍乏食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勢不能久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之糧外救不至將軍蔣班焦彝皆誕腹心謀主也言

於誕曰朱異等以大眾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為名內實坐須成敗今宜及眾心尚固士卒思用

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有可全者空坐守死無為也文欽曰公今舉十餘萬之眾歸命於吳而欽與全端

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求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

年內變將起奈何舍此欲乘危微倖乎班彝固勸之欽怒誕欲殺班彝二人懼十一月棄誕踰城降魏全懌兄子輝儀

在建業輝儀兄全懌之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奔魏於時懌與兄子靖及全端弟翮緝皆將兵在壽

春城中司馬昭用黃門侍郎鍾會策密為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

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十二月懌等帥其眾數千人開門出降城中震懼不知所為魏拜懌平東將軍封臨湘侯端等

封拜各有差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秦地四塞以為國渭水貫其中渭率數萬人出駱谷至

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少魏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司馬望及安西將軍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維壁於

芒水水經注駱谷水出鄠城東南山駱谷北流逕長城西又流注於渭渭水又東芒水從南來注之水出

南山南山芒谷北逕藍屋縣竹園中又北流注於渭余案駱谷在今洋州真符縣屈回八十里凡八十四盤數挑戰望

資台通鑑補正

卷五 漢紀六十九

父不應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彊者其術如何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聚眾以弱斃彊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項羽以漢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已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當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伏劍鞭馬而取天下乎及秦罷倭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易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立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數差而不中不如審而後發也書曰若虛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補註意似謂意之所揣度當如此而未有實見也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周巴西人也幼孤與兄弟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研精六經欣然獨笑以忘寢食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觀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辨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大赦

戊景耀元年

魏甘露三年吳景帝孫休永安元年

春正月吳文欽謂諸葛誕曰將班婕妤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憚又率眾逆降也

迎也

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為然遂大為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發

石車火箭

石車即砲車也

逆燒破其攻具矢石雨下死傷蔽地血流盈塹復還城城內食轉竭出降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

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鶩虎將兵

在小城中

鶩虎欽二子也時壽春蓋別有小城

聞欽死勒兵赴之眾不為用遂單走踰城出自歸於司馬昭軍吏請誅之昭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就戮然鶩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鶩虎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之子猶不

見殺其餘何懼又表蒼虎皆為將軍賜萬關內侯城內皆喜且日益飢困司馬昭身自臨圍見城上持弓者不發曰可

攻矣乃四面進軍同時鼓譟登城二月乙酉克之誣害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司馬胡奮部兵擊斬之夷其三

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為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誕性義烈能舍己以急人初為尚書郎時與

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與畿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揮手曰先救杜侯誕遂颺沉遠岸絕而復蘇其臨危篤

義如此故人多樂為之死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陳而

死唐咨王祚等皆降唐咨本魏人降吳見七卷文帝黃初六年吳兵萬眾器仗山積同馬昭初圍壽春王基石苞等皆欲急攻之昭以為

壽春城固而眾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三叛謂諸葛誕文欽唐咨也天其或者使

同就戮吾當以金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

欽等必成禽矣乃命諸軍塞甲而守之卒不煩攻而破初壽春地卑下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毀城邑故北軍之築圍

誕竊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敗也及大軍攻圍亢旱累月城既陷是日大雨圍壘皆毀議者以淮南仍為叛逆仍相吳國也

兵家室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

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河南都也河東河內皆近京拜唐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位號眾皆悅服其淮南將士吏

民為誕所脅略者皆赦之聽文鶩兄弟收斂父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文欽譙人也舊墓在馬昭遺王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

者甚眾謂前詔諸軍轉據北山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眾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

不是過也昭欲遣諸軍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滅吳之勢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

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眾死者大半姜維因洮西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郢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

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謂孫綽君臣相猜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眾人斯

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或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尋懼挫威也事見六十卷獻帝

建安五年昭乃止以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

習鑿齒曰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矣

左傳晉文公城濮之勝君子夫建業者異道各有所尚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而不能兼并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眾席捲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賞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驚獎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眾使揚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是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

魏司馬昭之克壽春鍾會謀書啓多昭親待日隆委以腹心之任時人比之子房姜維聞諸葛誕死復還成都復拜

大將軍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夏五月魏詔以司馬昭為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九錫昭前後九讓乃

止秋七月吳主亮封故齊王奮為章安侯八月魏以驃騎將軍王昶為司空魏以關內侯王祥為三老鄭小同

為五更魏主髦率羣臣詣太學行養老乞言之禮記曰凡養老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以為愷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又乞言皆有愷史憲者法也愷史記其愷厚之事以

為史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為陳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小同元之孫也鄭元別傳曰元有子為孔融更也

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元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素與司馬昭相善嘗聞往詣之昭適如廁而小同直入其室昭時有密疏未屏及從廁還

問小同曰卿見吾疏乎曰不見昭曰寧吾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吳孫綝以吳主亮親覽政事多所難問甚懼返自

錢里遂寢疾不朝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門宿衛武衛將軍恩偏將軍餘長水校尉閭分屯諸營欲以自固吳主惡

之乃推朱公主死意朱公主元見上卷正元二年全公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朱據二子能損所白是時能為虎林督損為外部督吳

主皆殺之損妻即孫峻妹也綝諫不從由是益懼吳主陰與全公主及劉丞謀誅綝全后父尚為太常衛將軍吳主謂

尚子黃門侍郎紀曰孫綝專執輕小於孤孤前敕之使速上岸為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於朱異

擅殺功臣不先表聞棄第橋南朱雀橋南不復朝見此為自在無所復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也魏國卿父作中軍都督衛將軍使密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率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吳有左右無難營兵作版詔敕綝所領皆解散不得舉

手正爾自當得之

正爾猶言卿去但當使密耳

卿宣詔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緦同堂姊

邂逅漏泄誤孤非小也

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緦九月戊午緦夜以兵襲尚執之遣

弟恩殺劉丞於蒼龍門外比明遂圍宮吳主大怒上馬帶鞭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適丁在位已五年誰

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不得出數咤不食罵皇后曰爾父憤憤敗我大事又遣呼紀紀

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緦使光祿勳孟宗告太廟廢吳主為會稽王召羣臣議曰少

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已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緦遣中

書郎李崇奪吳王璽綬以吳王罪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緦怒殺之典軍施正勸緦迎立邗邪王休

緦從之己未緦使宗正楷與中書郎董朝

楷以吳同姓為宗正

迎琅邪王於會稽吳建興元年休徙遣將軍孫耽送會稽王

亮之國亮時年十六徙金尚於零陵尋追殺之遷全公主於豫章冬十月戊午琅邪王行至西阿

杜預曰西阿今丹楊縣

界有老公遮王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王速行王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孫緦以琅邪王未至欲入居

宮中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選曹郎虞汜曰明公為國伊周處將相之任擅廢立之威將上安宗廟

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播蕩眾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

也緦不懌而止汜翻之于也緦命弟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琅邪王於永昌亭孫恩奉上璽符王三

讓乃受羣臣以次奉引王就乘輿百官陪位緦以兵千人迎於華野拜於道側王下車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

永安

吳主休字子烈

孫緦稱草莽臣詣闕上書上印綬節鉞求避賢路吳主休引見慰諭下詔以緦為丞相荆州牧

增邑五縣

緦遣大將軍封永寧侯今休以援立之功增其封邑

以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孫據幹閭皆拜將軍封安之以長水

校尉張布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

初休為王時布為左右督素見信愛及即位遂寵任之為布擅吳立孫

亡國喪身張本宋白曰吳赤烏八年分烏傷之上浦立永康縣屬東陽郡先是

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琅邪王其妻習氏諫之衡不聽琅邪王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及琅邪王卽位李衡憂懼

漢紀六十九

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欲待魏何如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

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見中國人乎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徵表列

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也迎也非但直活而已衛從之吳王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敗司

即司夫射鈞斬祛在君為君衛桓公與公子糾爭國管仲射桓公中帶鈞于糾死桓公以管仲為相遂罰諸侯魯公

趙袁也其遣衛還郡勿令自疑又加威遠將軍授以繁戟衛本襄陽卒家子聞羊道有人物之鑒往干之道曰多事之世

尚書劇曹郎才也太帝時校事郎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逼莫敢言道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為郎太帝引見

衡口陳壹奸短數千言太帝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妻習氏明識有理辨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

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橘千株臨死教兒曰汝母惡我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

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柑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為宅汝父

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己丑吳王休

封故南陽王和子皓為烏程侯羣臣奏立皇后太子吳王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泣事日淺恩澤未敷后妃之號嗣子

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固請吳王不許十一月甲午吳大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孫綝奉牛酒詣吳王休吳王不受

齊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為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

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告吳王吳王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戊戌吳王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

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分綝之權也或有告綝懷怨侮上欲圖反者吳王主執以付綝綝殺之

由是益懼因王孟求出屯武昌吳王許之綝盡教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中營兵即中軍也吳人謂裝船為

又取武庫兵器吳王咸令給與綝求中書兩郎典知荆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吳王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無

違者將軍魏邈說吳王曰綝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綝謀反吳王將討綝密問輔義將軍張布布曰左將軍丁

奉雖不能更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吳王召奉告之且問以計畫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眾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

可因臘會有陞兵以誅之陞兵宿衛之兵夾殿陛者所謂陛戰之士吳王從之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明會明日臘會也吳林以土德王用辰臘

聞之不悅夜犬風發屋揚沙淋益懼戊辰臘會緝捕不至吳王殫起之使者十餘輩緝不得已將入眾止焉緝曰國

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緝求出吳王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緝

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緝叩頭曰願從交州吳王曰卿何不徙膝膚呂據於交州乎緝復曰願沒為官奴吳王曰卿

何不以膚據為奴乎遂斬之以緝首令其眾曰諸與緝同謀者皆赦之放仗者五千人孫闓乘船欲降北追殺之夷緝

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劉其木而埋之古者棺槨厚薄皆有度斷而薄之以示貶己巳吳主以張布為中軍督改葬諸葛恪膝膚呂據等

其罹恪等事遠徙者一切召還朝臣有乞為諸葛恪立碑者吳王詔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

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遂寢初昭烈留魏延鎮漢中事見六十八卷獻帝建安二十四年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

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事見七十四卷皆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

若使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諸葛亮築漢樂二城見七十一卷聽敵入平謂縱敵使入平地也重關頭鎮守以捍之令游軍旁出

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

是帝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樂城在沔陽東山上周三十里甚峻固諸葛亮所築沔水逕其北又北逕西樂城東而北流注於漢護軍蔣斌守漢城

姜維自棄險要以開後馬敵護之心書此為亡蜀張本是歲宦官黃皓始專政帝弟甘陵王永懷皓譖之使十年不得朝見

紀景耀二年魏甘露四年吳永安二年春正月黃龍二見魏寧陵井中先是頓邱冠軍軍陽夏井中屢有龍見陳壽志曰去年青龍仍見頓邱冠軍軍陽夏縣界

井中寧陵縣前漢屬陳留郡後漢魏屬梁國頓邱縣漢屬東郡魏屬魏郡冠軍縣屬南陽郡陽夏縣漢屬陳國魏屬梁國○夏晉賈羣臣以為吉祥魏王髦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

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夏六月魏京陵穆侯王昶卒封皇子譙為北

地王詢為新興王虔為上黨王尚書令陳祗以巧佞有寵於帝姜維雖位在祗上而多事眾在外希親朝政權任不及

祗秋八月丙子祗卒帝痛惜之發言流涕諡之曰忠以僕射義陽董厥為尚書令尚書諸葛瞻為僕射冬十一月魏

軍騎將軍孫壹為婢所殺延熙二十年孫壹降魏是歲魏以王基為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據晉書文帝紀時分荊州為二都督基鎮新野州泰鎮襄陽

陽

景耀三年魏元年曹與景元年吳永安三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夏四月魏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昭位相國封晉公加

九錫遵前年之命也魏王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五月己丑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

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魯季氏世授魯國之政至

昭公時伐之不勝公孫于齊次魯國之政至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

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魏主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白素

綴繒也此黃素詔者蓋以白綴繒染為黃色以書詔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

考異曰世語曰經因沈業申意今從晉諸公贊魏王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佃遇魏主於東止車門左

右呵之佃眾奔走中護軍賈充目外入逆與魏王戰於南闕下魏主自用劍眾欲退騎督成倖太子舍人濟問充曰

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時未立太子不應置東宮官屬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前刺

魏王殞於車下時年二十昭聞之太驚自投於地太傅孚奔往枕魏主股而哭甚哀枕魏主于股也左傳齊崔杼弑其君曰

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不止昭使其舅尚書荀顗召之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

於舅今舅不如泰也于弟内外咸共逼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元伯陳泰字元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

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言當以就君之罪罪昭不知其次昭乃不復更言泰於是歃血

而卒充母柳氏通古今重節義居平數罵成濟而竟不知充實使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先是揚州都督石苞入朝還

辭魏主留語盡日既出昭問魏主如何人苞曰太祖復生也昭聞之汗流浹背數日而有成濟之事太后曰令罪狀高

貴卿公廢為庶人華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母賢而有智初經仕至郡守其母謂之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後為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匹令文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問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至是被收經謝其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庚寅太傅手等上言請以王禮葬高貴鄉公太后許之昭葬之於洛陽西北三十里漚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旗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使中護軍司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於鄴水經注曰白祀之晏城東南遙常道城西故鄉亭也西去良鄉城四十里魏少帝璜所封也廣陽故燕國以為明帝嗣炎昭之子也附錄晉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辛卯魏羣公奏太后自今令書皆稱詔制羣公自上公三癸卯魏司馬昭固讓相國晉公九若如公言祥安得長

錫之命太后詔許之 戊申魏司馬昭上言成濟兄弟大逆不道夷其族濟兄弟不即伏罪袒而升屋醜言悖慢自下

射之乃殪 六月癸丑魏太后詔常道鄉公更名奐甲寅常道鄉公父洛陽是日即皇帝位年十五大赦改元景元

丙辰魏主奐詔進司馬昭爵位九錫如前昭固讓乃止 癸亥魏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為司空 吳都尉嚴密建議作浦

里塘據范書方術傳浦里塘在丹陽郡宛陵縣界陳志據陽興傳亦云嚴密建丹陽湖田作浦里塘君臣皆以為難唯衛將軍陳留濮陽典以為可成遂會諸軍民就

作功費不可勝數士卒多死亡民大愁怨 吳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

以聞吳主休黜亮為候官侯遣之國晉志曰建安郡故秦閩中即漢高祖以封閩越王及武帝滅之徙其人名為東冶後漢改為候官都尉吳置建安郡以候官為縣屬焉宋白曰漢武帝元鼎六年立

都尉居候官以禦兩越所謂南北一候也亮自殺衛送者皆伏罪 冬十月大赦 魏陽鄉肅侯王觀卒觀在明帝時嘗為涿郡太守有詔

條郡縣為外劇中平二等而主者欲言郡為中平觀下教曰此郡北接鮮卑數有寇盜云何不為外劇邪主者曰若郡

為外劇恐於明府當送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為民也今條郡為外劇則於徭役當有降差奈何為太守一家之私而

負一郡之民乎遂條為外劇郡而送任子詣郡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觀居官治身清素帥下以儉儉